



安庆史话

王
开
玉

杨

安徽人民出版社

.43

书名题签：赵朴初
封面设计：上林
摄影：鲍忠慈
吴振华
责任编辑：梁鸿猷

安 庆 史 话

王开玉 杨 森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101,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1102·28 定价：0.45元

编 者 的 话

《安庆史话》的作者在两年多时间里，在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翻阅了许多档案材料，查看了有关图书资料，特别是访问了一些革命老前辈和有关专门人员，使这本书从基本历史事实到一些具体细节都经过重新审核，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博物馆以及安徽省、安庆市博物馆和档案馆、安徽大学历史系等单位 and 同志们的支持，特表感谢。

《安庆史话》着重叙述了安庆的革命斗争史，自太平天国占领安庆到一九四九年安庆解放前夕，对这段历史时期内安庆所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都作了简明的介绍。书中所描述的，不论是南征北战的太平军将士，还是辛亥革命中的同盟会会员；不论是领导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还是为人民冲锋陷阵的青年学生。他们都敢于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无所畏惧，不怕牺牲，为历史进步、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书中还对安庆的经济历史情况和解放以来的变化作了简要的介绍。今天，重温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它会激发我们革命斗志，鼓舞我们参加新的长征。

《安庆史话》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于历史上已有记载的事实都认真地作了补正。例如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出生和家世，提出了新的证据。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否则，以讹传讹，会贻误后人。

当然，在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中，由于时间较久，事过境迁，有些事件的参加者相继去世，有些史实一时难以搞准，因此，书中的差错是难免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一	千年渡口话宜城	1
二	太平军安庆保卫战	6
三	徐锡麟举义杀恩铭	16
四	熊成基与马炮营起义	26
五	辛亥革命时期安庆之役	33
六	孙中山赴宜焚鸦片	42
七	安徽学生城的怒吼	45
八	陈独秀及其一家	56
九	六二学潮	62
十	反军阀贿选和驱走李兆珍	71
十一	安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 与安庆党、团组织的建立	77
十二	俞昌准烈士	84
十三	安庆人民声援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斗争	89
十四	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书 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安庆形势	93
十五	国民党在安庆省、市党部内的两派斗争	98
十六	蒋介石在安庆大屠杀	103
十七	安庆学生同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109

十八 王步文三下安庆	113
十九 宜城的抗日烽火	119
二十 安庆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123
二十一 振风塔的烽烟	128
附录：陈独秀 《实庵自传》	131



安 庆 振 风 塔

一 千年渡口话宜城

万里长江滚滚东来，流入安徽，首先经过的重要港口就是安庆。安庆是一片丘陵高地，在这里江面较窄，作为港口已有悠久的历史。相传，老渡口就在盛唐山下，称为“宜城渡”，这可能就是安庆称为宜城后才得的名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旅往来日益繁忙，安庆逐步形成有商店、旅馆、戏院的集镇，七百多年前发展成为城市。屹立江岸的振风塔便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振风塔建于明代，是长江沿岸现存的雄伟壮观的古塔之一，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称。其实，安庆的历史要比这

古塔悠久得多。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大禹王把中国分为九州，安庆这块地方就隶属禹贡扬州之域。安庆是一座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古城。早在三国前后，这里就相继建筑了山口城和吕蒙城。据传，晋代的郭璞站在盛唐山上，看到这里地势险要，宜于战守，说，“此地宜城”，因此就叫宜城。“安庆”两字最早出现于宋代。一一四三年（南宋绍兴十三年）称为安庆军。后升为安庆府，也直属朝廷，府治设潜山。一二一七年（宋嘉定十年），安庆知府黄干将安庆府由潜山迁到皖口。为抗击金兵入侵，动员组织全城人民，用了半年的时间，建起初具规模的安庆城。到一二六〇年（南宋景定元年）正式建成。以后，历代加以修整，建成了周围九里十三步、有十个城门的安庆城。安庆城正式建成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安庆又是一座英雄的古城。元朝末年，著名的红巾起义军领袖赵双刀等在这里大破元军，夺取了这座城市，驻守安庆的原淮南省左丞余阉自尽而死。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安庆是太平军的重要基地。太平军将士在这里进行了四次英勇的保卫战，他们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民中间传颂着。

从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将近三百年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省会。但直到解放前夕，由于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安庆成了一座奄奄一息、破烂不堪的消费城市，市区面积仅有三点五二平方公里，人口不满十万，满目疮痍，百业萧条。城内多被省、市的各种反动机构和官僚买办、地主豪绅的深宅大院占据着，供他们消遣行乐的烟馆青楼、酒家赌场比比皆是。而广大贫苦市民却住在小街窄巷的破屋漏房，

据当时统计，房屋漏水面达百分之七十五，白蚁蛀面达三十八万平方米。在东起迎江寺西到大王庙的狭长地带，挤满了贫民窟；还有许多与荒山乱坟为伍的穷家小舍；连东边鱼市菜场，南门江边的几处破旧码头，也是苦力工人和沿街乞丐栖身的处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平地一声春雷，古城安庆解放了，真是千年渡口今新生。现在，当你登上振风塔，凭栏远眺时，一座社会主义新城的无限风光，立即尽收眼底，大有生气勃勃、令人神往之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在，全市面积有四百多平方公里，是解放前的四十倍。人口三十六万，有汉、回、满、蒙、壮、畲、土、朝鲜、高山等九个民族；市区辖五个区，郊区有十二个公社。全市建筑总面积有三百多万平方米，比解放前扩大三倍以上。为了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全市还兴建了大批宿舍，在西面青年路两侧是新兴的住宅区，青年新村、热电新村、马山宾馆和干休所，座落在绿树丛中。据统计，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建成宿舍面积八万多平方米，一九七九年兴建宿舍面积超过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总和。

解放前，安庆市区有街巷一百六十多条，旧称“九拐十三坡”。这些街道坎坷不平，又多是石条板、砂子面，晴天满城灰，雨天一街泥。解放以来，改建和兴建街道十四条，目前市区道路长五十多公里。如今，安庆的码头也面目一新，在那宽阔的沿江路边，长龙似的防洪墙绵延十里，护卫着这座江城。

三十年来，安庆市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方面，一九四九年工业年产值仅一百九十三万元，而一九七九年的工业年产值达八亿元。工业产品有数十种畅销各地，象

美观耐穿的锦纶丝袜、鲜艳大方的玫瑰花毛巾、芳香扑鼻的一枝梅香皂、别具一格的人造压花皮带、滋味鲜美的胡玉美罐头等产品，誉满省内、外市场。

解放前，安庆连一根铁钉、一颗螺丝都造不出。今天，各种车床、钻床、刨床、磨床、球磨机、电机、变压器、电子元件和仪表等机械工业蓬勃发展。轻纺、食品工业如雨后春笋，其中最大的安庆纺织厂就拥有布机一千七百二十八台，纺锭六万四千枚，线锭近八千枚。著名的胡玉美罐头食品公司，现能进行综合性罐头食品生产，设有实罐、空罐、酿化、包装、冷冻、机动六个车间，生产有传统产品蚕豆辣酱、虾子腐乳、桂花生姜，还有肉类、家禽、鱼类、果蔬罐头等四十多种产品，除供应省内、外各地外，还出口到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省第一座现代化综合利用的炼油化肥工厂——安庆石油化工厂，矗立在市郊西北角。这个厂设有炼油、化肥、热电、机修四个分厂，高塔入云，管道如织，油罐成群。这个炼油厂每年能加工原油二百五十万吨，生产汽油、柴油、煤油等产品。化肥厂用炼油提炼的石脑油为原料，日产合成氨一千吨，加工尿素一千七百四十吨。它的生产自动化程度高，综合利用好，年产量相当于全省目前化肥产量的总和。解放前，安庆石油化学工业是个空白，如今全市有石油化工企业二十七个，产品有化肥、农药、造化、橡胶、炸药、塑料、医药、烧碱、有机玻璃、轻质碳酸钙等十大类。

安庆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里气候温和，降雨量较多，无霜期二百四十五天左右。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安庆盛产稻米、油料，还有鲥鱼、螃蟹、花鲜藕三大特产。解放以来，郊区农业和多种经营有新的发展。

三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安庆的交通运输事业也突飞猛进。安庆已成为安徽西南的交通枢纽，通往各地有汽车、飞机、轮船。经过不断扩建的安庆港，从东门五里庙到西门沙漠带沿江十多里，建有二十二座标准泊位码头，最大的深水泊可停靠五千吨以上的货轮。为适应安庆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还建起现代化石油码头和大件码头。昔日，安庆唯一的洋码头——“停商码头”，当时只有一条旧趸船和两块跳板；如今，安庆港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扩建成长四十米、宽十米的双路作业的直立式码头，装卸运输实现机械化。随着港口的扩建，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安庆港吞吐量比解放前增长三百多倍，客运量增长一百多倍。

历来安庆是皖西南的经济中心。解放三十年来，安庆市商业购销总值不断增长，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十四倍，纯销售总值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十七倍。今日安庆，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商品琳琅满目。港口、车站遍设旅社饭店，饮食美味富有特色。以饮食行业来说，设有南方口味的“新兴餐厅”、北方口味的“京津餐厅”、以素菜素点著称的“迎江寺茶社”和别有风味的“江万春”鸡汤饭面馆。萧家桥的油酥烧饼、刘大胡子的绿豆圆、江大顺的楂肉和具有安庆传统风味和特色的麦垅香糕点以及其他五十多种花色点心，颇受群众喜爱。如此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给千年渡口的宜城增添姿色，使人们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二 太平军安庆保卫战

太平军占领安庆，在安庆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二月九日，五十万太平军从武汉水陆并进，夹江东下，旌旗遍野，帆影蔽江。二月二十四日，先锋石达开部一举攻克安庆。守城清军除了总兵王鹏飞、参将嵩瑞单骑逃往桐城外，其余全部被歼，连巡抚蒋文庆也成了刀下鬼。

太平军到安庆，安庆人民喜从天降，他们纷纷捐款献粮，欢迎太平军。由于太平军没有留重兵驻守，不久又被清军夺去。安庆人民同清军作斗争，“官军至皆罢市”（《太平天国》第三卷第二七二页）。

同年三月，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五月间出师北征和西征。西征大军在胡以晃、罗大纲、赖文光、石祥贞等率领下，十九日从天京出发，六月九日进围安庆，次日攻克。接着，由安庆北上直取桐城、舒城等地。次年二月，太平军由安庆渡江连克东流、建德、祁门。十一月又自安庆出兵拿下了庐江。从此，安庆成为太平军经营大江南北的重要基地。

太平军占领安庆前夕，当地地主、官吏任意侵夺农民土地，把夺来的土地标上庄田、封地、旗田、官田、屯田等名目，农民交不足地租，被迫卖儿卖女，甚至被随意关押或处死。清王朝为了填补鸦片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的亏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苛捐杂税如牛毛，农民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太平军占领安庆后，曾公布过《百姓条例》和《天朝田亩制度》等，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的局限，没有很好实行。太平天国为了巩固安庆这个重要基地，特地派翼王石达开到安庆一带安民，实行了一些比较现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他注意整顿社会秩序，缉捕盗贼，严肃军旅，抑制豪强，赈恤孤苦，严禁扰民害民。他还选择乡里中能为百姓办事、有声望的人为乡官，管理地方行政，核实田亩，编造粮册，按亩征收钱粮。在水陆交通要道港口，设关索税。经过石达开的整顿，安庆“颂声四起”，很快出现了“军用裕而百姓安之”（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一四页）的兴旺景象。这就是历史上说的石达开安庆“易制”。后来，石达开被召回天京，由燕王秦日纲代替他镇守安庆。

一八五四年八月，曾国藩湘军进攻九江。石达开便以安庆为基地，出兵援救九江，挫败了曾国藩和罗泽南陆军主力。

一八五五年，在天京内讫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安庆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天京的安危。而安庆的外围庐州、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均为清军所占有，和春与清军提督秦定三在这些地方扎下一百多所营寨，节节连营，进逼桐城，安庆受到威胁。为了解决清军对安庆的威胁，一八五七年元月，陈玉成、李秀成领兵夹击清兵，取得了桐城大捷，安庆转危为安。

一八五八年，当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围攻天京的时候，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机命江宁将军德兴阿、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带兵由宿松趋向安庆；又派浙江布政使李续宾进犯太湖，企图占领安庆，东进天京。五月，李续宾夺取了安庆上游的九江后，接着和德兴阿一起先后攻占太湖、潜山、石牌等地，天京、安庆同时告急。

一八五八年十月，天京之围已解，面对清军进犯三河镇，陈玉成、李秀成率兵联合解救安庆之围。陈玉成率部当先，李秀成援军继进，同清军会战三河，李续宾部被歼；十一月，战胜了其他清军。这样，安庆再次转危为安。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武昌和九江相继失守，安庆成了太平军在长江中游保卫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能保住安庆，就能保住大江南北的军事往还和交通孔道；巢湖地区和青弋江流域的稻米，可以经过水路运往天京。如果有失，太平军的军事交通和粮食运输都有被清军切断的危险。正如干王洪仁玕所说：安庆“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安庆一日无恙，天京一日无险”。（《太平天国》第二卷第八五三页）事实上，力争长江上游，保卫安庆，成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重大决策。

清军头子曾国藩也非常注视安庆，强调“中原腹地，莫要于皖”。当江南大营覆灭，奕訢（咸丰帝）命令曾国藩督军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奸滑的曾国藩拒不应命，认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曾国藩奏稿》卷十三第四三页），继续督湘军主力进犯安庆。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曾国藩、胡林翼令湘、楚军水陆全力，分四路向安庆大举进攻，兵力在三万人以上。第一路，曾国藩自任指挥，由宿松、石牌直攻安庆；第二路多隆阿、鲍超分任指挥，由太湖、潜山进攻安庆外围的主要屏障——桐城；第三路，胡林翼任指挥，从河南商城出发，攻庐州。又增加水师，企图造成对安庆太平军水陆夹击之势。

十二月，陈玉成率部并联合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十万人，抗击进犯安庆的清军。在潜山王家牌楼、广福寨、地灵港等处筑垒一百多座，同清军对抗。陈玉成进击敌之主力鲍

超部，切断小池驿与新仓的交通，将鲍四面包围，双方激战两昼夜，鲍超部被歼一千多人，副都统衔协领西林布·哈尔库、参将吴明亮均被击毙；帐篷粮草，全被太平军用火箭焚烧殆尽。据《怀宁县志》记载：“鲍超经此战后，见军士必离涕”。

洪秀全从巩固天京、推进革命着眼，十分重视保卫安庆。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枞阳。这时，洪秀全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先取苏、杭，然后分兵两路，沿江西上，奔袭武汉，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解安庆之围，又能消灭湘军主力。有人把太平天国这一战略决策称为“围魏救赵”。

一八六一年三月六日，陈玉成在攻枞阳失利后进行西征。西征大军自桐城向湖北挺进，十八日攻占了黄州府，距武汉只有一百五十多里。当时，身在太湖指挥围攻安庆的胡林翼想不到太平军直捣他的心脏，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胡林翼全集》下册卷四第九七四页）。曾国藩也承认：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善于用兵，更狡更悍”（《曾国藩家训》卷上）。

眼见清军整个部署已被打乱、武汉即将克复、安庆解围在望的时候，刚在汉口取得租界的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借口“商业利益”、“条约权利”，力阻陈玉成渡江进占武昌。这给了清军以喘息的机会。

一八六一年四月，曾国藩“力破安庆一关”，湘军猛攻安庆。安庆告急，陈玉成率兵回救。这样，太平天国会师武昌、解救安庆的战略计划没有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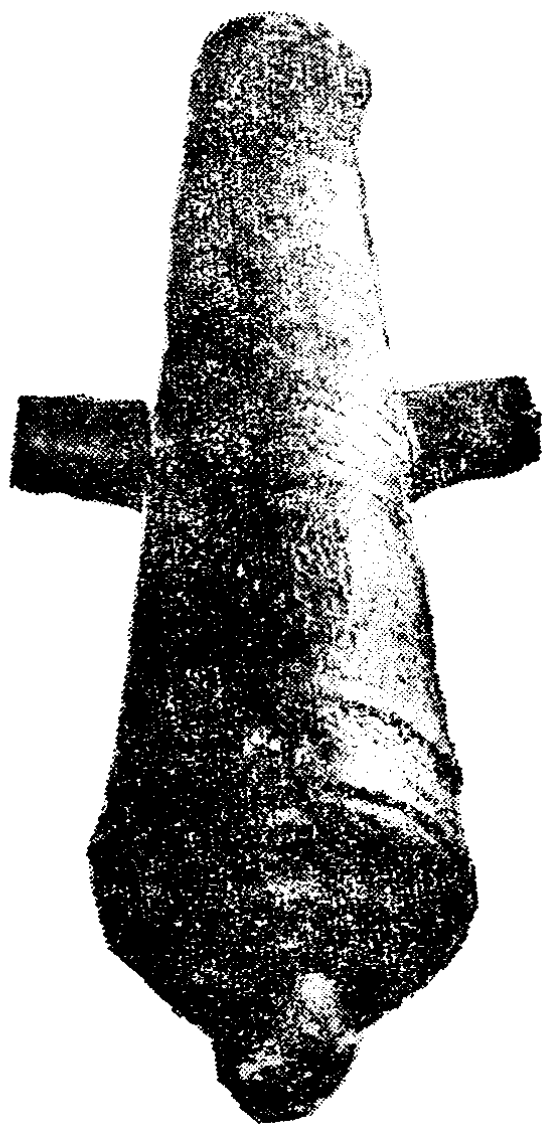
太平军西征战役的失利，使保卫安庆的斗争更加艰巨。从一八六一年四月起，陈玉成倾注全力救援安庆。陈玉成从

湖北回援安庆，率精兵一万多人到了集贤关，在菱湖北岸一带修筑营垒十三座。城内守兵也出城在菱湖南岸筑了五座营垒，同北岸遥相呼应。那时，菱湖面积很大，东通石埭河与破罡湖相连，可直达枞阳。太平军多置小船，湖中来往联络。但由于曾国荃调水师入湖，小船经常受到威胁。

为了增加安庆城内的防御力量，陈玉成从安徽天长、江苏六合一带调来了李秀成部下英勇善战的吴定彩、黄金爱及朱兴隆等部西来，并令平西主将吴定彩率领一千多名战士冲入城内。

当时，双方阵势虽然犬牙交错，互相包围，但基本情况是：湘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太平军被分割为二，城内的进行阵地防御，城外的进行阵地攻坚。由于敌处优势，太平军想在阵地战中取胜是十分困难的。

太平军领导集团为了援救安庆，作了第二次军事部署。一八六一年五月一日，洪秀全从天京增派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率师与驻守庐江、桐城的太平军前军主将吴如孝部二万多人会师，支援陈玉成。第二天，两路援军在练潭、横山



太平军铁炮

铺一带连营三十里，向安庆外围清军发起反攻。清军副都统多隆阿、副将杨朝林、赵既发、曹克忠等从高河埠分数路夹击，太平军失利，连挂车河阵地也被清军夺去，只得退回桐城。

接着，太平军布置了第三次救援。五月初，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七千多人，从芜湖渡江，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联合捻军两万多人，进驻桐城天林庄。五月六日，两军联合进攻新安渡、挂车河的清军阵地，不幸被多隆阿部击退，被迫退出天林庄营垒。第三次援救又告失利。

五月二十三日，陈玉成、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等统领太平军会合捻军孙奎星共三万多人，第四次援救安庆。太平军从桐城挂车河、崂崂尖到棋盘岭连营二十里，筑数十垒。陈玉成部在黄家铺攻破清军阵地后，调黄文金部四千多人埋伏于山内，会同洪仁玕、林绍璋等部分三路向安庆进军。不幸，又被多隆阿部和李续宜部所阻，太平军营垒被毁，损失一千多人，被迫撤军桐城。

在十分艰难的情势下，陈玉成赶回天京求救，曾国藩乘机令鲍超、成大吉部发动袭击。驻守赤岗岭、集贤关的太平军，虽被清军分割包围，仍然激战七昼夜，击毙清军副将蒋文彪、都司何宗耀、守备刘万福等二十多名军将和三千多清兵。直达六月八日，终因“营中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李秀成自传》第一三四页），其中三垒被清军攻破，守将李四福、贾仁贵、朱孔堂和三千多士兵，与清军白刃相接，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

坚守另一垒的刘玲琳、刘德胜和周子健等见三垒已破，便突围东进，在马踏石遇到溪水上涨不能渡河，刘玲琳等背水作战，不幸被俘，七百多名将士全部殉难。